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俗人酷畏鬼神久亦不復敬畏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天下事有即有無即無若涉于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盖有聲須是口既觸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知是道理若是只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以上述闡幽之槩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一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二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濱州同寅張和中校

二程論仕

以下述進退之槩

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則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

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以固守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正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陂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三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

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以之衰難彼之進圖其苟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于

漢晉是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知足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自度分量能安于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光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及已而不能去矣

以下述祿仕之槩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柰親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

以下述教職之槩

伊川答中立書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不餐芍孰大于是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先生先生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先生弗答湜曰何如先生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與婢笑也湜遂不行

以下述守令之槩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凡為政須立善法雖周公亦知立法而已後人變易則無可柰何也

伊川答呂進伯書曰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畫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順觀之苟遷就于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何憮乎

李端伯問曰趙澤嘗曰臨政時不合着心惟恕上合

着心是否伊川曰彼謂着心勉而行恕則可謂着心求恕則不可盖恕乃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雖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伯淳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惡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有類欺者在所察

程子與客語為政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程子至成都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皆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必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

自息

論賑濟法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蚤晚兩給勿使至飽候氣稍完然後給之第一先營廣居處切忌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須官自親嘗恐粥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遊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伊川上謝師道書畧曰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不以為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為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為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若聽其妄殺而不治豈為政之道乎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于尉某曰却是尉輕于簿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其能使民不為盜者則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所以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如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令令與簿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

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克其職可使一郡無寃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事大于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消爭今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以下述監司之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譬衆可也

以下述武帥之槩

苗履言一武帥舊日宣力最多今官高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以下述獻納之槩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君心蔽於荒落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落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評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治道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者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救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開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雖無邪心而惟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已不可阿狥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

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

今天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

如此乎

以下述相道之槩

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先

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

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于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

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于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亦其次與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十二終